

现代若要想重建礼乐文化让儒学具体作用于

生活世界就需要在反现代性的世俗化及形

式化方面着力重新注意到非世俗的神圣世

界由其中再度寻回生命皈依的价值性感

龙鹏程讲儒(上)



重新体验宗教

道德等的实质力量并以之通达于美感世界
针对世俗化本身再作一番厘清要让社会世
俗生活恢复生机即必须恢复礼乐揖让之风
使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显现出人文之美来

龚鹏程 著

龍
鵬
程
講
儒

(上)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龚鹏程讲儒 / 龚鹏程 著 . — 北京 : 东方出版社 , 2014.11
ISBN 978-7-5060-7832-0

I. ①龚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儒家—研究 IV. ① B22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5349 号



作 者 : 龚鹏程

责任编辑 : 宁德伟 高 冉

出 版 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 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 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: 100706

印 刷 :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

版 次 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: 66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: 36.25

字 数 : 438 千字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60-7832-0

定 价 : 66.00 元 (上下册)

发行电话 : 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 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, 请拨打电话 : (010) 64258029

龚鹏程

江西吉安人，一九五六年生于台北市。

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南华大学校长、佛光大学校长、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、世界中国哲学会副会长、中华武侠小说学会会长、中华历史文学学会会长、联合报主笔、艺术行政学会会长、自然医学学会会长、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、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、少林禅武学会会长、南洋学会会长、龚立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、台湾视障学会会长、中华易学研究院院士、东亚孔庙联谊会召集人、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。亦曾负责台湾的两岸文教交流业务。

现任北京大学特聘教授、国务院国学中心顾问，有龚鹏程国学院等学术组织及活动，遍及各地。

有文史哲宗教艺术社会学等著作近百种，精博渊懿，为世所称。曾获中山文艺奖、中兴文艺奖章、教材改进奖、朱自清散文双年奖等。亦常在世界各地举办书法展。

总序

我耽迷于文字，喜欢探索文字中的世界，也乐于以文字记录我对世相的观察、对天道人情的理解。历年涂抹，出版者近百种，主要涵括文、史、哲、宗教、艺术、政治、社会、教育诸领域，未刊稿尚数百万言，佚散难以捡拾，我也不自爱惜。总觉得仍在写作中、仍在努力求学问道中，还不急着作总结报告。

但旧学商量，益加邃密，做过的研究、有过的思虑，统汇起来。便于检核修订，自是进学之良方。对读我书的朋友来说，也未尝无益。因此，劳烦东方出版社帮忙辑成了这套作品集。

说作品，其实甚感歉然。古代以创作为神圣之事，故曰“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”。高明如孔子，也仅自称述而不作，吾辈小子，何敢妄言作者作品？一时笔谈，多属因机因地之权；偶然墨戏，或邻谤佛谤圣之讥，聊等佯狂，肆此乱世之哀感而已。知者怜其瞽悖，会者通其神韵可也。

甲午秋分写于燕沪旅次

- 一 儒家的饮饌政治学 / 001
 - (一) 儒家所说的王道王制 / 001
 - (二) 孟子论饮食口体之养 / 003
 - (三) 饮食与儒家思维传统 / 007
 - (四) 礼乐教化皆主于饮食 / 012
 - (五) 由饮食观看儒道政论 / 016
 - (六) 迈向生活儒学的重建 / 021

- 二 儒家的星象政治学 / 026
 - (一) 为政拟喻于北辰 / 026
 - (二) 以治历明时论政 / 028
 - (三) 对天行的基本看法 / 030
 - (四) 以北辰为中枢的天官体系 / 034
 - (五) 以北辰为元一太极的思想 / 038
 - (六) 北辰之作用在北斗 / 043
 - (七) 斗建时节以正纲纪 / 047
 - (八) 序天之道以立人极 / 052
 - (九) 在政治与宗教之间 / 056

- 三 儒家的历数政治学 / 064
 - (一) 推算即位年数 / 064

- (二) 由天命到定数 / 067
- (三) 推历数以知命 / 070
- (四) 孔子以历论政 / 072
- (五) 政治的历数学 / 075
- (六) 由卦推衍历数 / 079

四 儒家的经典诠释学 / 082

- (一) 今文家遗说 / 083
- (二) 神秘的作者 / 084
- (三) 特殊的观点 / 088
- (四) 经典解经学 / 093
- (五) 神圣的寓意 / 100
- (六) 文字的解读 / 105
- (七) 《春秋》之义例 / 113
- (八) 《春秋》之政略 / 118

五 儒家的性学与心性之学 / 125

- (一) 比德男女 / 125
- (二) 乐而不淫 / 129
- (三) 中和性学 / 134
- (四) 重德抑色 / 140

- (五) 禁欲爱主 / 142
 - (六) 遏欲穷理 / 145
 - (七) 不见可欲 / 149
 - (八) 如好好色 / 152
 - (九) 新的思路 / 159
- 六 儒家对法治社会的反省 / 163
- (一) 法治 / 163
 - (二) 法不足以治 / 166
 - (三) 法制之弊 / 174
 - (四) 法治之思考 / 183
- 七 儒家丧失历史性的危机 / 189
- (一) 严男女之防 / 190
 - (二) 明夷夏之分 / 193
 - (三) 论士庶之别 / 196
 - (四) 辨良贱之殊 / 199
 - (五) 重尊卑之等 / 204
 - (六) 见俗说之谬 / 207
 - (七) 考船山之误 / 213

- 八 儒学经世的问题 / 218
 - (一) 经世之弊 / 218
 - (二) 儒者之迂 / 223
 - (三) 复古之害 / 228
 - (四) 思考之路 / 233

一 儒家的饮饌政治学

（一）儒家所说的王道王制

据班固说，儒者出于司徒之官（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。司徒是干什么的呢？依《礼记·王制》所载，乃是修六礼、明七教、齐八政、一道德、养耆老、恤孤独等事。六礼，谓冠、昏、丧、祭、乡、相见之礼。七教，指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君臣、长幼、朋友、宾客之伦。八政，是饮食、衣服、事为、异别、度、量、数、制。

在这些工作中，八政以饮食居首。在其他礼教中，饮食也占了极重要的地位。例如乡，又称乡饮酒礼。婚、丧、冠、祭、诸礼中也少不了要饮宴食飧一番。至于养耆老、恤孤独，依《王制》说，主要亦都从饮食上考量，“凡养老，有虞氏以燕礼，夏后氏以飧礼，殷人以食礼，周人修而兼用之”，“五十异粮，六十宿肉，七十贰膳，八十常珍，九十饮食不离寝，膳饮从于游可也”，“庶人耆老不徒食”。且这些老者都养于庠序学校中，故学校既为一教育单位，也是供饮膳的机构。这是养老方面的情况。恤孤独，则《王制》云：孤、独、矜、寡“此四者，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，皆有常飨。瘠、聋、跛、辟、断者、侏儒，百工各以其器

食之”。大抵这也就是《礼运》所说“鰥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”的意思。

因此，司徒之事业，简单地说，就是修明饮食之礼以养民。故曰：“礼之初，始诸饮食。”（《礼运》）其后各种礼也以饮食为其主要内容。所谓政治，八政以饮食为首，亦表明了儒家以礼乐养民的真相。

儒者论“采诗”制度，谓王者观看各国的诗歌，就知道该国政治好不好，“若政善，诗辞亦善；政恶，诗辞亦恶，观其诗则知君政善恶。故《天保》诗云：‘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’，是其政和；若其政恶，则《十月之交》：‘彻我墙屋，田卒污莱’是也。”（《王制·贾公彦疏》）^①老百姓能安心吃饭，即代表了政治清明。可见饮食既为政治事务之内容，也是一项主要指标。此理在孟子论王道时最为明显。他见梁惠王时说：

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。数罟不入污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。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（《梁惠王上》）

这番话，后来在他见齐宣王时又讲了一次，《尽心上》称颂文王

^① 采诗采风，是对“风俗美”的一种讨论，我另有《风俗美的探讨》一文收入《生活美学》，台北：立绪文化公司，1998年。

善于养老时也讲了一遍。孟子辩才无碍，所言甚少重复，仅有这段话例外，可见此确属其宗旨攸关之语。而其内容，恰好就是《王制》所讲的养老兴学以明教的那一套。

其他论政治之良窳时，孟老夫子也总是从饮食方面立论。例如他批评虐政，就说是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。”（《梁惠王上》，又见《滕文公下》）“师行而粮食，饥者弗食，劳者弗息，眊眊胥谗，民乃作慝。方命虐民，饮食若流，流连荒亡，为诸侯忧。”（《梁惠王下》）。说老百姓欢迎王者，就云：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”（《梁惠王下》）“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……当今之时，万乘之国行仁政。民之悦之，犹解倒悬也。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。这种评论方式，与贾公彦举《诗经》论饮食语以观政治之美恶，完全相同。

（二）孟子论饮食口体之养

孟子在许多地方刻意降低或模糊了饮食的重要性。例如《滕文公上》论司徒之职，即把饮食和教育切割开来，说“后稷教民稼穡，树艺五谷，五谷熟而人民育”。但如此仅仅是“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”，所以“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”。于是在一个“人禽之辨”的架构中，饮食只是禽兽层次的事，仿佛只有人伦关系的讲究才是司徒的职分和儒者所应讲求的义理。

他论曾子之孝，区分出“养口体”与“养志”之别（《离娄上》）；称赞禹“恶旨酒而好善言”（《离娄下》）；说“体有大小，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……饮食之人，则人贱之矣，为其养小以失大也”（《告子上》）；又借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“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”来发挥：“言饱乎仁义也，所以不愿人之

膏粱之味也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这些见解都建立在人禽之辨上，认为人不能只满足饮食之需求，更应养其大体、养志、饱饫于仁义。

这个立场，导致他论礼时，只强调送死的丧祭之礼，而刻意轻忽养生的冠、昏、乡射、养老诸礼，曰：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”（《离娄下》）；对于伊尹“以割烹要汤”的故事，他也要进行一番创造性的转化诠释：

万章问曰：“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，有诸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不然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而乐尧舜之道焉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禄之以天下，弗顾也，系马千驷弗视也。非其义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与人，一介不以取诸人。汤使人以币聘之。囁囁然曰：‘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？我岂若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？’汤三使往聘之，既而幡然改曰：‘与我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，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？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？吾岂若吾身亲见之哉？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觉后知，使先觉觉后觉也。余天民之先觉者也。余将以斯道觉斯民也，非余觉之而谁耶？’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，若已推而纳之沟中。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，故就汤而说之，以伐夏救民。……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，未闻以割烹也。”（《万章上》）

这一大段，当然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故事，努力要超越饮食的层次，把伊尹提到尧舜之道这个层面上来表彰。此与其论人性时强调“口之于味也，目之于色也，耳之于声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谓性也”（《尽心下》）相似。饮食等生物本能，人禽所同，只有人所独具的仁义礼知才被称

为“性”。

但这恰好表现出他极为重视饮食的问题，否则不会处处构思如何在饮食之上或之外另立君子所应遵循的义理。而事实上孟子也是极喜欢以饮食来论事说理的哲人，像他要说明人人都应能接受尧舜之道时，便将美好的义理譬喻为美食：“口之于味，有同嗜也。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也。如使口之于味也，其性与人殊，若犬马之不与我同类也，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味耶？……故曰口之于味，有同嗜焉。……至于心，独无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？谓理也，义也。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义之悦我心，犹刍豢之悦我口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这时，饮食与义理便不是层次或性质上的分别，而是同类的关系了。

这样的类比，是孟子最常使用的论述方法，如：“鱼，我所欲也。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（《告子上》）“饥者甘食，渴者甘饮，是未得饮食之正也，饥渴害之也。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？人心亦皆有害。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，害则不及人，不为忧矣。”“食而弗爱，豕交之也。……君子不以虚拘。”（《尽心上》）等等都是如此。著名的仁义内外说亦是如此。

在孟子与告子辩论时，告子说我们爱自己的兄弟，可是不能爱秦楚等远方别人的兄弟，可见仁爱发自内心；尊敬老人，是因为他们老了，所以敬重他，秦楚远方的老人亦因其老而遂为吾人所礼敬，则此敬长之义，显然就是外在的了。孟子立刻答道：“嗜秦人之炙，无以异于嗜吾炙，夫物则亦有然者也，然则嗜炙亦有外欤？”强调义内。而这个论辩尚有后续发展：

孟季子问公都子曰：“何以谓义内也？”曰：“行吾敬故谓之内也。”“乡人长伯兄一岁则谁敬？”曰：“敬

兄。”“酌则谁先？”曰：“先酌乡人。”“所敬在此，所长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”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，孟子曰：“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彼将曰：‘敬叔父。’曰：‘弟为尸，则谁敬？’彼将曰：‘敬弟。’子曰：‘恶在其敬叔父也？’彼将曰：‘在位故也。’子亦曰：‘在位故也。庸敬在兄，斯须之敬在乡人。’”季子闻之曰：“敬叔父则敬，敬弟则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内也。”公都曰：“冬日则饮汤，夏日则饮水，然则饮食亦在外也？”（《告子上》）

义内或义外这个问题，是孟子学的关键。可是辩来辩去，总是夹缠不清，孟子这里拟测了几种情况答问，有苏格拉底的风格，但其实也没讲清楚，只是说平时人都敬兄，仅在饮酒时才暂时敬乡人。以致孟季子逮着话柄说我们敬人是因外在条件而敬，所以对叔父敬，对于祭祀时担任“尸”的弟弟也敬，可见敬在外而不在内。幸而公都子用一个喝汤喝水的譬喻才解决了问题。人吃喝，是因为心中想吃想喝，至于吃什么喝什么，因地因时制宜，冬即饮汤，夏则饮水，足证仁爱敬想均由内心所发。这个譬喻简明直截，跟孟子自己用烤肉为喻完全相同。饮食，显然仍是最能说明孟子学精义的经验。^①

此外，更应注意的，是孟子对于士君子修身之道和王者施政之道，其实有个区分。《梁惠王上》说得好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，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。”一般民众和士君子并不相

① 牟宗三《圆善论》中对孟子这些引饮食为喻之处就都不能有切实之理解。其第一章先是说孟子“嗜秦人之炙无以异于嗜吾炙”之喻不恰当：“孟子此例亦只是依一般常情而论，其实嗜炙既是口味问题，亦不必有同嗜，此同嗜之同并无必然性。又，这只是随同长举同嗜为例，方便表明同长不必能表示敬长之义是外。”接着又说公都子“冬日则饮汤，夏日则饮水”之回答“不伦不类。言至此，可谓一团乱丝，纠缠不清，完全迷失”。

同，士君子立身处世，固应养其大体，勿徒为饮食之人，应志于道而弗耻恶衣恶食，但这并不能要求一般民众。王者施政，却是面对一般人民之需要的，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是君子，都能养志、无恒产而有恒心。故士道虽重人禽之辨，王道却以禽兽性的生物需求为着眼点。试看孟子论王道，如见梁惠王而说：“使民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”；见齐宣王而说：“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”；或主张王者养老，应“制其田里，教之以树畜。五母鸡、二母彘，无失其时”，都卑之无甚高论，只在衣食温饱方面考虑，与《王制》所说司徒“齐八政”时以饮食衣服为先，完全一样。不幸后世儒者，长于立身修己，而疏于王道治术，极力发挥孟子人禽之辨，讲万物皆备于我、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在心性问题上辨析毫芒。可是既不能如孟子般在仁义心性之问题上跟饮食经验关联起来说，又不能谈饮食等王道教化之事，乃自以为可继武于圣人，岂不谬哉？

（三）饮食与儒家思维传统

换句话说，仅从心性论的角度去掌握儒学，颇不充分。儒者出于司徒之官，其学重在于礼乐养民，而饮食则是与其礼乐教化整体相关的。循此理解以观儒家经籍，便可有新的认识。

闻一多先生曾于1941年作《周易义证类纂》一种，以社会史之角度，分类录出《周易》相关文字，并附考辨。计分三大类：经济事类、社会事类、心灵事类。经济类包含器用、服饰、车驾、田猎、牧畜、农业、行旅。社会类包括婚姻、家庭、宗族、封建、聘问、争讼、刑法、征伐、迁邑。心灵类则有妖祥、占候、祭祀、乐舞、道德观念。体例新颖，迥出古人《易》解之

外，足资参考。因为作《易》者是观象而立卦，但天地之间，物象甚多，可以取象者也甚多，作《易》者为何取此而不取彼，所取又以何种物事为多，都涉及了作《易》时的观念。故举其事类，可观《易》义，闻氏的做法，实有其见地。然椎轮大辂，可以补苴继武者，固不在少，饮食事类，即其一端。

《易经》中专论饮食之卦甚多，颐卦即为其中之一。卦象艮上震下，是雷出山中，春暖气和，万物长养之时，故曰：“颐，贞吉。观颐，自求口实。《彖》曰：颐贞吉，养正则吉也。……曰：山下有雷，颐，君子以慎言语、节饮食。……由颐，厉，吉。大有庆也。”颐，是指人的腮帮子，咀嚼食物时腮帮子就会动。颐卦全从饮食处立论，后世有成语云“大快朵颐”，出典即在于此。但孔颖达疏《周易正义》说：“朵颐谓朵动之颐以嚼物。喻贪婪以求食也。”“朵是动义，如手之捉物谓之朵也。”可见《易经》并不强调大快朵颐，而是主张自求口实、养之以正，不能为了好吃便不择手段。

此乃借饮食事而说义理，故取象于颐。类似者尚有鼎卦。鼎，离上巽下，巽是木，木焚后火焰上腾，即炊煮之象。炊煮用鼎，所以《彖》说：“鼎，象也，以木巽火，亨饪也，圣人亨以享上帝，而大亨以养圣贤。”卦象中，九三指“鼎耳革”，谓鼎耳脱落了，象征“雉膏不食”。九四指鼎折足，象征打翻了菜肴，弄得汤汁满地。孔疏云：

亨饪成新，能成新法。然则鼎之为器，且有二义，一有烹饪之用，二有物象之法。……《杂卦》曰：“革去故而鼎取新”，明其亨饪有成新之用，此卦明圣人革命，示物法象，惟新法制，有鼎之义。……鼎用之美，亨饪所须，不出二种，一供祭祀，二当宾客，若祭祀则天神为大，宾客则圣贤为重。……享帝直言亨，养人则言大